



三朝要典卷之九

紅丸

泰昌庚申八月丙午



登極

詔告天下曰維我

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煌煌

大厯

聖聖相承我



皇考大行皇帝奉

天臨民四十八載乾綱在握解澤旁流淵穆端  
居而慮周海內化成久道而誠切日中方  
垂恭已之衣忽陟

上賓之馭

顧命神器昇於眇躬仰遵

彌留憑几之言俯循臣庶累箋之請

宗社大計弗獲固辭茲於八月初一日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卽皇帝位永惟

皇考啟佑之深慈嗣服覲揚之匪易有懷兢惕  
若涉淵冰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是  
邦家彝憲是訓是行屬茲蒞阼之初宜渙  
維新之號其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大赦天  
下與民更始



史臣曰

神祖皇帝久道化成四十八載

先帝毓德青宮神器久歸

顧命授受一月之間深仁厚澤史不勝書開我  
皇上億萬年有道之長猗歟休哉雖古堯舜之  
盛何以加焉

乙卯

上不豫召醫官陳爾璽等診視

聖脉大學士方從哲奏曰仰惟

皇上至孝性生頃因

大行皇帝賓天哀毀備至又值

登極大慶典禮殷繁

宸衷不無過勞以致

聖體微覺虛弱少加調攝自底

萬安茲

萬壽聖節百官慶賀已蒙





傳免但十二日爲

皇上御門視事之初十三日爲常朝第一日萬

國觀瞻胥係於此伏望

皇上慎起居

平喜怒

加意珍護以承

天眷以慰羣情

上曰覽御奏慰所請御門已知常朝暫免俟朕

調攝稍愈該衙門擇吉行

丁巳

上御門

戊午

上御門

史臣曰

先帝在東宮時

聖體已弗豫積哀之後勞瘁備嘗至是勉循輔



三朝要典卷之九 四  
臣之請俯慰中外之望

御門見羣臣

堯舜之心至今在哉

辛酉

上不視朝大學士方從哲奏曰適九卿科道官

會臣

東閣因

皇上今日免朝詢知

聖體尚未全愈擬齊赴

宮門恭候

萬安仰惟

皇上當哀毀之中理萬幾之蹟

裁決批答形神不無過勞所望

慎起居

平喜怒清心寡慾以葆元氣迓天和臣等不勝

祝願又念



皇長子周旋膝下朝夕與俱顧復撫摩十六年如一日茲者

皇上初登大寶幾務繁多况值

聖躬違和正宜安居靜攝

皇長子出入動定之節早夜調護之方豈能

一一盡煩

聖慮諸臣之意欲請

皇上命

皇長子移住

慈慶宮選擇內侍老成謹厚者付以阿保之

任其宮中姆媪之類亦須長年勤慎素能

仰體

聖意者仍令每日將

皇長子飲食多少寢興安否之狀奏聞

皇上則付託得人既可以保安

睿體而音問頻通又不至時掛



宸衷奠

國本而慰輿情此諸臣惓惓深念與臣前日  
面奏適相符合者也昨蒙

皇上慨發欽天監擇吉本中外歡呼謂

宗社萬年之計一朝而定

大聖人舉動超出尋常如此今去

冊立吉期不過二十餘日臣等不避忌諱再申

犬馬之忱萬惟

聖明矜察

史臣曰

先帝聖神在宥臨蒞未久而輔臣惓惓以

國本爲言可謂深思遠慮者矣

丁卯

上復召御醫陳璽等診視

聖脉大學士方從哲具揭候

萬安言臣詢醫官陳璽等知



皇上連日

御膳減少兼有痰喘腹痛諸證總繇

聖體向來虛弱加以

宸衷哀痛幾務煩勞必須省事凝神一意調養  
方可臻勿藥之效至於進藥一節尤宜十  
分慎重昔人謂治病者以服藥有效爲上  
策以不服藥保養爲中策蓋慾寡心清元  
氣自固視藥餌之功奚止百倍儻用藥不

當致有別傷其害反不可言矣臣一念犬  
馬之忱殊切憂慮萬惟

聖明留意無忽

史臣曰觀揭中進藥慎重一語蓋此  
時諸姦卽有構爲異說以幻惑人者  
矣而又適值李可灼持藥欲獻輔臣  
故娓娓言之耳

己巳給事中楊漣奏曰



皇上續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政銳意勤民兼以  
禮節勞煩哀思過節用是小致違和乃本  
月十二日十三日諸臣再見

天顏大覺丰神清減至十六日恭隨大臣

宮門問安旋奉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  
動履之

諭諸臣各相驚駭不知何遽至是及十七日大  
選有鄒內官出同吏部尚書監打選官印

子諸臣敬問

聖安並問所以大不安之自乃知全是用藥差  
悞所致頃蒙

召見大臣親聞

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誰實誤

皇上困頓至此臣乃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  
此賊臣者傳聞爲內官崔文昇也醫家有  
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以



皇上日日萬幾熒熒哀痛精神耗費於法止寔  
清補文昇投何相反相伐之劑遂令

聖體一旦如此然則外傳流言曰興居之無節  
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誤藥之  
姦與文昇之黨四出煽播以掩外庭攻摘  
之口耳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聞用藥悞  
事

皇上初用文昇一劑偏泄補倒置若此有心之

悞耶無心之悞耶

皇上奈何尚置賊臣于肘腋間哉

史臣曰

先帝召對時

天語云朕不用藥已二十餘日蓋已灼見漣輩  
心欲借宮府發難端及

聖諭已明無可講張遂轉以借文昇者而借可  
灼矣夫抱深藏之禍心而誣



君父以行其私變幻閃鑠諸姦伎倆如此尚可  
謂有天日哉

辛未

上疾大漸

召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及英國公張惟  
賢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嘉善黃  
克纘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  
御史顧慥於

乾清宮

上御東暖閣倚榻憑几

今上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連

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云朕在東宮感寒證調  
理未痊值

皇考妣相繼大喪典禮殷繁悲傷勞苦朕不進  
藥已兩旬餘卿等大臣勿聽小臣言



君父以行其私變幻閃鑠諸姦伎倆如此尚可  
謂有天日哉

辛未

上疾大漸

召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及英國公張惟  
賢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嘉善黃  
克纘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  
御史顧慥於

乾清宮

上御東暖閣倚榻凭几

今上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連

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云朕在東宮感寒證調  
理未痊值

皇考妣相繼大喪典禮殷繁悲傷勞苦朕不進  
藥已兩旬餘卿等大臣勿聽小臣言



今上承

旨再申前諭

上又諭冊封

皇貴妃禮臣言

二后封謚

東宮冊立諸典禮當次第行諸臣叩頭退先是楊漣有疏叅論內監崔文昇醫藥之誤故

召見部院吏科河南道外並及漣因諭及此云

甲戌

上再召輔臣方從哲等十三員于

乾清宮諸臣問安畢

上仍諭冊立

皇貴妃從哲等對以

冊儲原卜期宜移近蚤竣吉典以慰



聖懷

上因顧

今上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

壽宮輔臣以

皇考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遽及此

上仍諭要緊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

輔臣奏鴻臚寺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

等未敢輕信

上卽命中使傳宣諸臣退出可灼至同進診視

具言病源及治法甚合

上喜命進藥諸臣復出令李可灼與御醫各官

商確未決須臾乳媪至

上趣和藥諸臣復入可灼調藥進

上飲湯輒喘逆藥進乃受喜稱忠臣者再諸臣

出



三朝要典卷之九  
三  
宮門外俟少頃中使傳

聖體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灼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已午比申未可灼出輔臣邀詢之可灼言

上恐藥力歇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傳趣益急因再進訖輔臣急問藥後何狀云

聖躬傳安如前先是可灼來閣門言有仙丹欲具本進輔臣出所具問安揭中有進藥宜

慎等語諭之去是日早輔臣恭視寫篆

大行皇帝寶冊兩內監云有鴻臚官李某在思善門具本進藥輔臣應以難信俄蒙

召見蓋可灼時從諸醫徃來思善門中使徧聞以達于

上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是日仍以問安

賜諸臣銀幣燒割可灼與焉次日五鼓內

宣召急諸臣趨進而



龍馭以卯刻上賓矣蓋九月一日也

史臣曰是時

先帝疾已漸殆至彌留

楊前付託

皇上並問及

壽宮憑几導楊諸臣耳目僉所聞見方是時誰  
不願得長生久視之方以上延

聖壽而可灼方自神其藥之奇驗又迫以

先帝立待之旨斯時之藥當進乎不當進乎卽  
皇上與羣臣亦忍令其不進藥乎脫彼時不進  
藥至今必有以不進藥之故而謂其

誤

先帝者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哉

九月乙亥

頒遺詔曰朕以眇躬嗣登大寶風夜祗懼罔敢  
甯居於凡用人行政遵明



皇考遺命力疾舉行哀勞交瘁奄至彌留定數  
未移考終何憾但念朕紹承洪緒癸亥方  
新志業未就所期續述端屬後賢皇長子  
茂質英資克荷神器宜蚤嗣皇帝位  
其恪守

祖宗彝憲親賢勤學立政安民朝講一遵典制  
冠婚擇吉蚤行出入起居倍宜兢慎左右  
侍御務近端良內外文武百執事之臣尚  
懷隱痛同心協贊永保基圖朕從

皇考在天之靈陟降鑒觀于志畢矣喪禮依舊  
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  
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屏寄重不可輒離  
封域督撫鎮守都布按三司官員地方攸  
繫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止於本處哭  
臨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官  
並免進香詔諭中外咸使聞知



丁丑御史王安舜啟曰

先帝之得病外廷所知也雖纏綿未應迅速乃  
衆論或謂不知誰薦李可灼者進紅鉛一  
丸

先帝服之不豫忽接邸報奉

令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裏以堂堂

聖體方外下吏不叅衆論敢以無方無製之藥

駕言金丹乃蒙我

殿下頒以賞格不過借此一舉以塞外廷之議  
論但事有關係欲留此一段清議令天下  
亦知有窺其微者而有所不敢動耳

上曰李可灼當

先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  
臣子愛君之意姑罰俸一年

史臣曰可灼進藥時

先帝疾已大漸中外臣民共見共聞卽頒以賞



格亦出

先帝遺命謂之借以塞外廷之議論可乎且君父何人進藥何事但曰留此一段清議令天下有窺其微者夫舍昭昭可見之迹必窺之於微蓋欲借風影曖昧之事發大難之端使人剖白之無從耳

御史鄭宗周啟曰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慎

大行皇帝一旦崩逝伏乞

殿下卽將文昇下三法司嚴鞫是否故誤有無謀使若屬有意速應窮究以消不軌卽使無心亦當寸斬以謝

九廟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文昇尚然不問將姦人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爲也

上曰

先帝自在青宮宿疾未痊又因連值大喪哀思



勞瘁以致前疾增劇崔文昇專管醫藥全未  
奏效其進藥日期及藥方有無錯誤令司禮  
監查明奏處

史臣曰

先帝在青宮時宿疾未愈哀勞踵至前疾增劇

煌煌

明旨傳諭曉然宗周乃論其有無謀使是誠何  
心且張差風癩亦何與文昇事而被

君父以不可受之名指

宮庭以不相蒙之事何與宗周以無端捥誣  
之言爲逞憤植黨之具據其疏云姦  
人得志何所忌而不爲不知宗周正  
無忌之尤者耳

戊寅御史郭如楚啟曰李可灼進藥未必  
非一念愛

主惟是醫道精微自度無洞垣之識不可試也



先知有膏肓之急不可諱也奈何赤丸不效白雲遽升可灼尚當席藁待罪而煌煌金幣冒然拜承濫施如此又可令衆庶見乎

上諭已知

己卯御史馮三元啟曰李可灼輕用其藥陷

先帝於倉卒中外人心共懷憤恨以爲誅之先加必此人也未幾而賞行矣臣愚不知此賞爲何名也及御史王安舜言之始議罰臣愚又不知此罰爲何名也夫賞與罰不並行可灼宜賞則不必罰可灼宜罰則不必賞今初賞不聞議罰旣罰不聞奪賞使賊臣揚揚猶駕言於

先帝不可救之疾而逃其誕妄之誅也夫疾誠不可救矣藥之何爲許世子不嘗藥猶曰



弒君況此親下手之人乎數日之間作此舉動大駭人心遠騰物議臣竊以爲有四失焉始而賞姦其失一

成命不收其失二大臣而甘與可灼同賞其失三罰之不經其失四如可灼者重則當斬首以謝

先帝輕則當削職以竄遐方罰俸而已何以令天下詔後世乎

上諭有旨

辛巳御史王安舜奏曰臣昨論李可灼妖術進藥業奉

旨罰治矣但

皇上登極之初正臣民觀法之日一旦賞罰混淆何以令天下見夫可灼有功則當賞有罪則當罰功罪無中立之理賞罰無並用之權前日之賞是則今日之罰非相提而



論已失之矣從來罰俸有一月者有二三月者而今罰以一年得無以其情之重乎如以其情重而僅僅擬罰亦未爲得也至謂其進藥爲有愛

君之心豈在廷諸臣皆未有進藥者遂無愛君之心乎伏惟

聖明嚴究其此藥得自何處爲何人所製一併追論仍奪回原賞褫斥正法

東林

壬午給事中惠世揚疏叅大學士方從哲言崔文昇輕用下洩剝伐之藥傷損

先帝科臣先言之臺臣追論之從哲何心而代擬出脫耶以

君父性命作私交情分律之趙盾不討賊許世子不嘗藥之例何辭於弑君之罪乎

上曰言官論事當平心詳審豈得以風聞臆度輕詆大臣有傷國體



史臣曰文昇進藥親奉

先帝面諭可灼進藥情事了然世揚懷奸侈辯  
深文詆誣蓋其蓄謀已久必借此端  
以發耳

丙戌大學士方從哲奏乞休致曰給事中  
惠世揚疏中指臣罪過多端若崔文昇進  
藥之事擬令司禮監查明奏處蓋欲得其  
情方可論其罪何爲出脫

上溫答不允辭

戊子御史鄭宗周奏曰

先皇帝偶以憂勞致虛原非沉痾之疾崔文昇  
輒用攻伐下洩之藥致

先帝不逾月而崩逝此其罪人人知之亦人人  
得而誅之者臣具疏乞

勅法司嚴鞫乃輔臣方從哲票

旨則云進藥日期及藥方有無錯悞着司禮監



查明奏處差乎不下法司而下司禮監何  
心乃忍爲許世子趙盾所不忍爲耶

先帝何人賊及

先帝何罪僅僅以閑住結局懇乞

聖明卽將文昇

勅下法司明正典刑

史臣曰法之設未有不得情而可定  
罪者况所關者重且大耶司禮監之

查處正欲得其情耳何謂曲庇乎

大學士方從哲再疏乞歸

上仍溫答不允

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奏曰

先帝春秋鼎盛卽涉勞勩何得三十日間便已

殂落道路沸傳皆知爲姦黨陰謀醫藥雜

進伏思二十年來忠臣義士受杖受謫以

爭



冊立者正以

先帝故耳此屬久蓄逆志必有一舉實不意其  
猝遽之中敢以陰蝕之計復爲醫藥所傷  
而身輒一證遂不可起

陛下以

先帝之愛子亦未一問

先帝垂歿之事以報

先帝地下之恨豈謂三十日之崩眞爲宿證眞

爲哀毀所致乎蓋事理不惟當衡輕重尤

當衡死生尤當衡以

天子三十日忽焉之變若以

先朝恩幸猶存

內庭處分不易則

本朝忠厚之法情理之用當自有存如旣露  
之情狀可竟掩乎作姦之瓜牙可竟不問  
乎若以



宮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輩預料今日不發而竊甘其夙昔之陰謀則此輩何幸而先帝何不幸也今衆口譁傳流布已遍筆誅口議天下應有書之者而獨不能得乎

明廷之上

法宮之中使事有必行姦有必戮卧逆黨于近榻而不復慮有後患趙盾不討賊春秋書之曰趙盾弑其君正坐一念容養遂成

弑逆豈必在多

陛下親見

先帝匝月之間有此變異直以爲尋常安之誰實誤

陛下至此者先是

御批李可灼崔文昇用藥一節旣曰殊失敬慎卽不應曰但亦愛君之心又

先帝身軀一證是否



青宮宿疾至于查明藥方有無違錯臣謂止  
應查明文昇投藥是否有意不應復問其  
有無違錯此自文昇不必言之罪也蓋天  
下之弑機匿于無形有毒而非鳩戕而非  
刃者

先帝卒崩之變當與先年挺擊

青宮同一女姦謀

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

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

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伏乞

皇上明詔輔臣嚴查

先帝登極三日爲何罹此異證僅三十日爲何  
竟至崩逝不得以含糊結局

史臣曰

先帝以令德考終焜耀史冊大漸始末



皇上與在

廷諸臣曉然聞見乃至借道路之言哆口橫  
誣何無忌之甚也夫女謁而病季主  
不爲病而女謁人情無有珍亦何忌  
爲此狂悖喪心之語哉

甲午給事中魏應嘉奏曰輔臣方從哲票  
擬多垂崔文昇宜誅及于寬政夫法在必  
行輔臣旣以不忠名之矣可使不忠之臣

輕處以降職閑住之條乎其票李可灼  
曰養病去可灼何人鴻臚何官進藥僥倖  
待以不死猶有餘辜而乃以優崇大臣之  
旨爲么膺脫卸之地說者以爲可灼進藥實輔  
臣薦之對面和藥以進乃輔臣主之今不  
虛矣

上曰章奏票擬取自上裁間有特諭批發者何  
得一槩疑指輔臣今後言官論事務虛公詳

利源錄載東  
林野將錄有兵  
部左侍郎魏應  
嘉



三朝要典卷之六  
審不得詆誣紛淆致傷國體

史臣曰可灼進藥後旋奉有

頒賞之

旨而不幸

先帝已上賓矣票擬回籍意非優崇而應嘉乃

欲執此以罪其引進不亦誣哉

十月丁巳御史馬逢臯奏曰

先帝德澤甚厚

朝野共知不識

登大寶後何以崩于崔文昇卽

法宮遂密罪狀難明然實非誤用而謂誤用

又以賞金隨其後國有大賊法未卽行與

其含糊而使後來追論其過曷若窮究而

當吾世顯戮其人快羣心絕異議昭

聖斷而垂

聖孝也



史臣曰旣云

法官邃密罪狀難明又何以知其實非誤用也耶情事未悉查問未確而輒以單辭預定人罪羣心何自而快異議何自而絕乎

南京御史李希孔奏曰自姦豎崔文昇以用藥之故致

先帝彌留中外臣民無不切齒夫以洞瀉之藥

療虛怯之證其爲故不爲誤又復何疑柰何寬政縱舍未正厥辟日復一日以至今

日

皇上孝治天下顧何愛一文昇不以明正典刑刑辟不中莫甚于此豈左右中涓有狐兔之情護此姦賊抑亦中外執法有投鼠之忌漏此大辟與伏惟

皇上勅下法司明正文昇之罪決不待時則



國法以正

國度稍伸而亂臣賊子亦知儆懼于萬一矣

史臣曰文昇用藥果有意耶自當明

正典刑如其無意文昇亦復何罪方

先帝召對時固已面諭不服藥二十餘日矣豈

得謂以用藥之故而致損耶且此一

用藥也或以謂文昇或以謂可灼諸

奸之爲謀甚工其譸張亦甚巧不知

先帝在天之靈不許也舉朝大小臣工不許也

千萬世是非之口不許也欲正法度

而已非法度矣何其不自知儆懼如

此哉



三朝要典卷之十

紅丸

御史傅宗臯奏曰

先帝忽崩中外震悼乞

勅究誤藥根因明正

國法并清

宮禁仰惟

大行皇帝



英明踐祚政令一新旬月之間百廢具舉詎虞  
抱疾數日迄于彌留遠邇臣民聞報之日  
無不追恨

御藥房提督崔文昇用藥誤

主咸思食其肉而寢其皮也謂文昇而無心耶  
何以調護府第有年不聞用藥誤事乃于  
先帝聖體誤投尅伐之劑遂致眠食俱困肢體  
軟弱竟以淹延不起而又遍布流言謂

先皇興居無節侍御蠱惑以圖蓋其誤藥之愆  
而大玷乎

聖明之德無心者顧如是乎謂文昇爲有心耶  
先皇置文昇于肘腋託以

玉體之重文昇何心遽忍爲此意者幾微奧窔  
之中別有心腹爪牙表裏蟠結之姦造成  
一定不移之局或並崔文昇之身而用之  
卒相推相扶以至于是未可知也今文昇



活口具在不可拷而問乎尤可異者

先皇帝長君踐祚

鄭貴妃以

皇祖宮嬪戀住何宮未聞遷避故違

皇祖家法內侍都無引避輒遣往

先皇帝御前沾沾以承奉爲名今查浹月以來

所屢遣者何人所承奉者何物何以致

先皇于寢疾于崩殂而謂可脫然無與乎臣謂

貴妃所遣承奉

先皇御前門監必有登記姓名司禮監應爲查

出與崔文昇一併具奏候

勅法司

廷鞫分別正罪縱

先皇帝定數難移亦因是與衆通曉勿留疑端

于信史以傳天下後世之惑然茲事關涉

司禮太監決不宜以究處事屬之慮受亟



願

陛下速發盧受並殲

宮府連結諸黨然後

禁近可幸一清

國法漸以克振

上曰

皇考向在青宮素有弱疾嗣因

皇祖賓天哀痛勞瘁過傷以致進藥無效崔文

昇已有旨

史臣曰宗臯言文昇故用藥已証至

謂表裏蟠結與文昇相推相扶茲亦

奚所據乎妄意

大漸之際欲窮承奉之人抑何其意之險語之

肆也

十二月壬戌御史焦源溥奏曰

先帝御極之初突傳



皇祖封后之命及不可得而治容進矣張差之  
棍不靈則投以麗色之劍崔文昇之藥不  
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

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近見  
南寺臣曹珍

升遐未明一疏無不人人痛哭流涕豈

皇上獨不動念乎今卽

貴妃乞憐止宜求

恩禮以慰

神祖之靈以述

先帝之孝鄭養性之都督必不可不奪也崔文  
昇必不可不磔也若

皇上竟置崔文昇于不問不幾于忘父乎尚書  
黃克纘身爲九列受

先帝恩良不薄使其果能執法何不推此心以  
及



先帝力請尚方誅文昇之屬爲

先帝一申寃爲忠臣孝子一吐氣豈其心獨與

曹珍異耶

上曰前事不必追論餘已有旨

史臣曰以

先帝之聖明而謂其以進御致疾與張差之棍  
文昇可灼之藥牽合附會敢於厚誣  
夫曹珍摭拾傳聞輕肆入

告誰復爲之痛哭流涕者至曰

貴妃乞憐是何言也蓋爾時持論者之心非  
爲褫一鄭養性亦非爲磔一崔文昇  
也直以曖昧之辭織人於罪而前此  
青宮挺擊之事後此紛紛假借之說始得逞  
其姦謀耳尚敢言忠孝哉

詹事公胤奏曰前覽臺臣疏語有以萬年

有道



聖人僅一月太平

天子不覺髮豎刺心擲冠投袂仰屋悼歎竟夜  
徬徨又歷閱南北臣僚所論

先帝升遐一節迹涉怪異語有包藏恐因委巷  
之訛傳流爲湘山之稗說掩

先帝考終之美貽

陛下共戴之讐以萬目明見之事成千古不決  
之疑何通國之人安于朦朧而不早爲之

辯也臣不忍

先帝有不得正命之誣力思滌濯兩月之中疇  
詞密諦惟科臣楊漣疏中所述情景最爲  
真切意欲紀爲一書傳之久遠以贊

兩代光明謚靖之治

史臣曰

先帝考終原無可疑胤亦云萬目明見乃欲以  
楊漣之疏紀爲一書夫漣疏正使



先帝不得正其終者此而可傳之久遠幾何不

令

先帝受萬世之誣哉

東林

給事中魏應嘉奏曰

先帝之彌留因賊臣之誤藥人皆痛恨誰敢直

言楊漣不避斧鉞瀝血首陳批鱗捋鬚智

巧不處

九廟有靈且爲震悚忠收

帝鑒心有天知嗣後以七品之小官

顧命同受於閣部亦惟是貫日之精彩感動上

徹于

黼辰猶記

先帝忽然特召漣時臣等皆爲失色漣獨處之

恬然定見定力真可謂純白不二心之臣

此段丰裁骨鯁斷難磨滅皆臣等得于目

擊忝在肩隨而愧於後之者也



史臣曰漣非受

顧命之臣也漣將構釁

宮闈突有文昇用泄藥一疏故

先帝召閣部諸大臣因召及漣

諭以二旬不用藥復

諭以大臣勿聽小臣言皆以折漣之謀耳

先帝此時已灼見漣之心事矣噫若漣者猶謂

之不二心之臣乎

辛酉正月丙戌給事中蔡思充奏曰唐元

和李道古薦方士柳泌合長生藥誤憲宗

柳泌伏誅道古坐貶今李可灼揚揚畫錦

綱紀凌夷莫此爲甚不斬可灼并罪薦可

灼之人

於昭之靈必有餘恫者

勅法司嚴行提問爲人臣誤

君父之戒彼當日之薦可灼者自含愧欲死矣



上曰所奏已知下所司

史臣曰唐憲宗晚年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薦山人柳泌合長生藥厥後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爲循州司馬綱目抑左道於方士必以伏誅書繫道古於泌之下所以示臣子而戒詭遇也

先帝以愈疾而進藥豈與夫以藥求長生者同乎從哲侍

先帝疾與諸臣同進藥豈與夫薦方士而求詭遇者同乎未知於綱目之義何居

二月甲辰御史方震孺奏曰泰昌

登極一詔凡已前建言諸臣存者擢用歿者恤錄未盡之餘年與旣朽之枯骨業得感風雷而見天日而殷憂

先帝竟



龍馭之難還

九廟有靈幸不危於

青宮之癩漢而折肱無驗反速禍於肘腋之

闈人使萬年有年道之

聖君僅爲一月太平之

天子此敷天共慘卽江河爲淚不足以盡臣涕

泗之縱橫也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

史臣曰震孺旣明知其癩矣又必以  
槌擊爲眞且附會之以紅丸開大嫌  
大疑之端而

三朝慈孝懿嫵至於不光其罪可勝道哉

乙丑尚書黃克纘奏曰道臣焦源溥有疏

論臣崔文昇李可灼

皇上業已處分悉從輕典臣子樂于順君以生  
人亦何樂于道君以殺人故曰與其殺不



三朝要典卷之十一  
二  
辜甯失不經漢唐之治自有一種好生之  
德寓于中唯望

皇上賜臣休致以全臣之晚節

史臣曰法莫重於殺人自古及今曾  
見有以風影曖昧之言形諸奏牘而  
司寇遂奉爲三尺者乎克纘疏云與  
其殺不辜甯失不經然則克纘所執  
者正經也蓋已灼見羣邪之謀而不  
爲朋比之行者彼深文苛詆亦獨何  
心與

東林  
壬戌正月丙寅主事劉宗周因廣甯失陷  
奏曰春秋之法先中國而後四夷未有中  
國之賊不討可問外夷者以盧受之黨復  
犯弑

君之惡漏網不誅者姦璫崔文昇也復入  
禁闥而不之問可謂有三尺乎請



皇上亟行天討首戮文昇以正弒君之法復令

廷臣各捐朋黨之見亟起李三才爲本兵以資調度餘用天下清議名臣丁元薦李朴等及近日名諍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死義之氣

史臣曰宗周託言請誅崔文昇亟行天討而其所薦者乃李三才及楊漣等此正朋黨之私耳猶敢言三尺哉

二月丙戌刑部主事王之案奏曰

先帝彌留之時飲恨以崩李可灼誤用藥引進者誰崔文昇故用藥主使者誰原情定罪不當置方從哲于可灼文昇之下用藥之方卽通夷之術通夷之術卽梃擊之謀共一線索共一提掇

旨具在梃擊案中



史臣曰

先帝進藥之故瞭然矣而之案猶狂噬不已至謂其與通夷同一線索蓋其習爲罔上行私之說遂恣肆悖戾至此耳

三月戊午御史吳牲奏曰

先帝臨御之初勵精過勞哀毀成疾爲臣子者宜倍加敬慎崔文昇故用泄藥李可灼誤

進紅鉛

服御未幾

鼎湖弓墮忠臣義士無不思啖二賊之肉以附于人人得誅之義

皇上正神靈之統謂宜不戴天日剪亂賊賊漏網至今尚需查奏書之史冊謂

皇上忘

先帝之讐諸臣無討賊之舉臣爲此懼今日宜急誅此二賊告之

吳牲東林人也  
見利沒錄所收  
之點符錄惟先  
撥志始奪其



三朝要典卷之十  
志  
宗廟播之臣民曰朕爲

先帝討賊而後人人知有

君父無敢存僥倖之心行嘗試之事亂萌消而

人心正矣

史臣曰吳姓謂

先帝勵精過勞哀毀成疾

登遐之故固已昭然矣乃云可灼誤進文昇故

用故之一字正祖槌擊進御之邪說

而揚其波者也猶自稱爲討賊信斯  
言也將背公植黨而後謂之忠義哉

東林

四月己卯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孫慎

行奏曰綱常大分宜明弑逆顯形難掩欲

禦外寇須除內姦欲息羣姦須除大姦懇

乞

聖明速正典刑以圖

社稷治安



皇祖

皇考相繼賓天傳說紛紛謂

皇考速逝雖云夙疾實緣醫人進藥不審一時  
形迹可駭可疑覩邸報有鴻臚寺官李可  
灼進紅藥兩丸乃原任大學士方從哲所  
進凡進御藥須太醫院官呈方并傳示天  
下藥咀片須一一檢驗明白恐致失誤可  
灼非用藥官也丸不知何藥物

皇考病證相宜與否又不知何如而乃敢突以  
進春秋許世子進藥於父父卒世子自傷  
與弒不食死春秋尚不少假借直書許世  
子弒君然則從哲宜如何處焉速劔自裁  
以謝

皇考義之上也闔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  
而乃晏然傲然含吾支辯至滿

朝攻可灼僅票回藉調理豈以已實薦灼恐



與同罪夫已與可灼可愛

皇考反可忍乎又豈以已寔忠愛不知爲罪夫  
許世子以死愛父尚不能自明而從哲之  
愛

皇考於何處明乎且我朝

列聖賓天曾有大臣薦藥事否乎臣以爲縱無  
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益難免  
弑之實實錄中卽忠愛深心欲爲

君父隱諱不敢不直書云方從哲連進紅丸藥  
兩丸須臾

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萬世解矣若從哲之  
弑逆一日不討則

朝廷之綱紀一日不明何以雪不共之讐慰  
皇祖

皇考於九天何以彰不軌之罰銷姦臣逆賊於  
異日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赫然震怒母訪近習近習皆從  
哲所攀援也母拘忌諱忌諱卽從哲所布  
置也

立下臣章令九卿科道從公詳議如臣言有當  
乞將從哲大正肆放之罰速嚴兩觀之誅  
並將李可灼嚴加拷問寘之極刑如臣言  
無當卽重治甘心

上曰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慎

皇考彌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宮等  
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據實會奏以  
釋羣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令並  
議以聞

史臣曰

先帝升遐至此二年矣

赫赫神靈陟降在上滿朝臣子豈無忠義慎行



起自久廢之餘突發大難借端構禍  
誣

先帝以受鳩之慘橫加人以不道之罪是誠何  
心獨不爲

先帝計乎蓋

君父本有被弑之事而諱言之謂之不忠若其  
本無是事而故捏之以爲有顛倒謬  
戾可謂之忠乎蓋慎行丁巳被察從  
哲實在政府黨人乘其悻悻終日唆  
弄以快其謀希圖柄用其能逃天下  
萬世之耳目哉

壬午原任大學士方從哲奏曰禮部尚書  
孫慎行有疏論臣言李可灼進藥

皇考爲臣從哲所進致損

聖躬臣不勝驚駭惶汗此何等事而據傳說之  
言欲加臣以不赦之罪臣安得不一言以



明之

皇考卽位之後

聖衷哀痛加以幾務煩勞舊疾增劇醫藥不效  
舉朝皇皇適鴻臚寺丞李可灼見臣及同  
官劉一燝韓爌於內閣言有紅鉛丸藥可  
救危急重證屢試有驗願以獻上臣等以  
關係重大不敢輕聽時勲戚文武各官俱  
進

朝問安因令可灼與衆共議久之亦不決而  
退逮

皇考疾革

宣英國公及臣等九卿科道官入

宮視疾諸臣叩頭恭候

萬安

上備述連日病狀爲哀傷勞瘁所致因問聞有  
鴻臚寺官今在何處隨



遣中使趨

召及至卽令診脉可灼奏病源及治方甚悉  
皇考大喜立命和藥臣等出至

宮外與羣臣再四商確多有謂其可用者雖  
不敢一人主張而一時望藥之效望

聖疾之瘳則人人有同心也時內傳催藥甚急  
遂同看可灼調進進畢

皇考亟稱忠臣忠臣許以優陞將就寢諸臣出  
候

乾清宮門外至申刻中使傳出自進藥後

聖體頗覺舒暢思進飲食諸臣無不喜躍而退  
當日進藥始末內外多官萬目共覩

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今英國公張惟賢輔  
臣韓爌冢臣張問達等俱所親見

皇上可召而問者如是而謂可灼爲臣所見紅  
丸爲臣所進乎慎行驟聞道路之言信以



爲真不覺發憤痛恨一至於此惟是弒逆  
二字古今極惡神人不容不惟臣子所不  
敢爲亦臣子所不忍聞慎行不問之縉紳  
不詢之長安公論不質之當時共事親見  
之人而遽以此加臣無乃已甚乎

上曰覽卿奏事情始末皆朕所知遠方傳聞未  
確禮臣感憤有言已有旨令各官據實奏明  
以釋中外之疑

史臣曰

先帝大漸爲臣子者苟可保護

聖躬且人百其身矧

傳諭至再可灼之藥猶可不進乎乃欲以引進  
罪從哲加以弒逆之名俾

先帝不得正其終操是議者其罪可勝道哉

癸未都御史鄒元標奏曰臣聞乾坤所以  
不毀者惟此綱常而綱常所以植立者恃



此信史憶臣去年舟過南中諸士紳爭言  
光宗皇帝卒然而

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謂

光宗皇帝本金玉之資膺

萬幾之煩試無妄之藥迹或有之而以誅心之  
法例之臣未忍聞既入都門臣向人問

光宗皇帝一月仁政媲美堯舜漢文宋仁遠出  
其下宜速登信史諸臣曰說到

光宗皇帝大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書之成知  
何年月日臣於是始不能無疑於南中之  
人言矣近讀禮部尚書孫慎行一疏令人  
神骨爲悚卽未必有是心當時依違其間  
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姦之典卽謂其  
無心無能以解人之疑也從哲負此大疑  
之名于天下科臣惠世揚言之詳盡令其  
衍衍綠野獵心欲躍河魁在手反覆立見



從來亂臣賊子有所懲戒者全在青史一  
脉失今不成悠悠歲月尺手障天臣不知  
世道何所底止

上曰

實錄實開載

兩朝近事中外所知各官奉勅纂修豈容以意  
筆削已經開館自當各遵程限蚤完大典舊  
輔從哲秉政始末自明近又奉有屢旨卿風  
紀重臣事關國是正賴持平摠奏不勝疑憤  
意則甚忠朕已知之

史臣曰元標茲䟽旣謂未必有是心  
矣而又曰負大疑之名于天下何爲  
者今

先帝實錄固在也芳猷懿蹟史不勝書而謂史  
臣閣筆是誣史也且夫衆口鑠金三  
人成虎從哲至是固剖心無以自明



矣而猶謂反覆立見不已甚乎

五月丙申原任大學士方從哲奏曰適見都御史鄒元標早成信史一疏復以愼行之論臣者疑臣且臚列臣輔相失職並及催戰張差諸事臣不勝慙悚

光宗皇帝進藥事臣備述當日情形已蒙聖明洞鑒惟望

皇上下大奮乾斷將臣官階錄廢盡行削奪仍褫其冠服列諸編氓庶臣罪旣明羣疑可釋上曰覽卿奏催戰張差事已明朕已知之卿不必介意

是時會奏久不上尚書黃克纘送議吏部並抄傳議曰

先帝卽位正當哀痛焦勞之時因感寒卽患虛弱之證曾召閣部科道官入

宮語以病狀至八月二十八日疾已大漸臣



等至

宮門外有鴻臚丞李可灼自言欲進紅丸臣  
同今吏部尚書張問達與閣部諸臣皆言  
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可灼袖出萬病回春書一

卷載有此方諸臣亦未敢以爲可進也及

入

宮問安叩頭畢

先帝言及輔

太子擇

壽宮等事因問有鴻臚寺官欲進藥丸着喚他  
進來可灼入因診脉奏藥卽傳取人乳藥  
臼和藥以進

先帝舉玉杯飲藥曰朕欲少休諸臣出候于

宮門外至申復

召入曰朕飲此藥倦欲思睡及覺體有微汗似



已小安次早卽聞

上昇矣此進藥始末

皇上所謂諸臣多所親見着據實會奏以釋羣疑者也禮臣所言君臣大義忠愛至情使天下後世爲人臣子者於君父有疾凡一飲一食之微皆不敢忽而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卽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爲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輕易之罪將安避之

史臣曰茲議出而克纘危矣所以攻克纘者不遺餘力矣盖克纘急於爲先帝辨誣而不暇自計其身是以首犯諸姦之鋒而不忍使正論不白於天下然則人心不死猶存一綫之脉賴有克纘之言在耳

庚申御史江日彩奏曰竊惟李可灼紅丸



三朝要典卷之十  
五  
一事果繇從哲引進非從哲引進當日在朝臣子自有耳目卽謂從哲有心而故投不效之藥亦未必然但以大義斷之可灼非精醫之官紅丸豈漫試之藥兩丸繼進

九五

龍昇從哲爲元輔何故不置可灼於法重則辟輕則遣只令回籍調理而且賞之其何以謝天下

上令部院知之

史臣曰情法之間自有定許弑逆之罪間不容髮日彩旣以從哲爲無心藥僅爲不效矣而又欲致可灼於法重則辟輕則遣夫可灼而有罪不止遣也可灼而無罪不宜遣也此義不明而後來至以遣戍一案遣不盡之薪火鼓方張之虐燄誰生厲階以至



此哉

三朝要典卷之十一

紅丸

給事中薛文周奏曰

先帝彌留之際崔文昇用泄藥李可灼進紅丸  
而薦引可灼者則逆輔方從哲此天下臣  
民所共聞也業已奉

旨下九卿科道官據實會奏矣煌煌

天語誰敢有違不意尚書黃克纘硬幫從哲力



庇可灼據其疏詞既曰可灼自欲進紅丸  
又曰入

官問安叩頭畢

先帝言及輔

太子擇

壽宮等事因問有鴻臚寺官欲進藥丸着喚他  
進來夫

先帝深居大內何以知鴻臚寺官欲進丸藥此  
豈無人汲引而然者耶至末一段復辯進  
藥且謂可灼欲爲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是又以可灼爲忠於  
先帝也庸醫殺人或故或誤猶有正律况  
君父之前可輕試無妄之藥耶

皇上乃

先帝之子

先帝之讎



皇上所必報今克纘在

皇上之前敢爲此欺朦之語其罪可勝誅哉克纘之意見得數年以來深根固蒂爲所欲爲舉

朝敢怒而不敢言因於會議之際突出此疏使衆臣議論俱不敢越彼意思之內其心其膽在昔指鹿爲馬之姦所爲不過如是也伏祈

皇上將克纘疏與臣疏

勅下九卿科道一並會議克纘是否忘

先帝之恩是否蔑

皇上之法是否與從哲可灼關竅相通亟正刑章庶姦逆本末與舉

朝之公議猶不至以克纘一片紙含糊不明此

皇上之孝思不容已而天下臣民知有綱常知



有法度實在此舉也

史臣曰

皇上令當日親見諸臣據實會奏克纘正親見人也輒謂之硬幫從哲然則必使其附會弑逆之說而後可乎至云與從哲關竅相通請亟正刑章何悖謬極哉

尚書孫慎行奏曰前臣有疏遵

旨會奏靜聽處分唯是從哲疏支吾轉辯以爲無端被誣臣不得不就折之李可灼進紅丸據從哲疏云可灼見臣及同官於內閣又云因令可灼與眾共議臣不知令之者誰又云

內傳催藥甚急遂同看調進夫不言人之同己而惟言己之同人是非身進之而誰又云皇上時亦侍側必能記憶夫



皇上雖侍側實未知紅丸爲何藥味

皇考證相宜與否如何也而忍謂隨藥隨崩非藥之故乎此時從哲亟

請逮治可灼猶恐無以慰

皇上痛恨雪敷天共憤而滿

朝羣攻僅票回籍調理非已實進之何寬貫如是夫賞金可諉曰

皇上而票回籍調理亦可諉乎繇前則過信可灼有妄進藥之罪繇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皆無辭乎弑者也昨見戎政尙書黃克纘疏據實會奏自其職分其言進藥事云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卽知慎重之見深以藥爲大不可者也第二云閣臣實未嘗使可灼進藥則臣不能無說

皇考在深宮何知有可灼紅丸其中引奏當有



情節豈樞臣已明見進之之人而爲從哲  
解乎何不明目張膽一爲言之不然非其  
子弟之親又非朝夕之素使別有營爲豈  
能盡知而云實未嘗使耶乞

皇上將樞臣疏及臣疏并下部速將從哲眾狀  
剖明并李可灼拷問當日引進畢竟何人  
一一窮究庶可以慰

皇考在天之靈抒

皇上終天之痛中外姦邪亦有所畏而不敢逞  
其于

國祚靈長殆非小補

上曰已有旨會奏令下所司

史臣曰是時已奉

旨會奏止宜靜俟論定乃再疏求勝不已何爲  
者慎行云克纘何以知其未嘗使然  
則慎行亦何以知其必使之乎辭遁



而窮矣

辛酉御史張慎言奏曰

先皇帝大漸時李可灼原非知醫而從哲遽敢以

君父爲嘗試徼幸之藉資有心無心姑不必論而罪已不容誅矣又

先皇帝虛怯之證崔文昇攻以尅伐之劑崔之罪與李等嚴於李而寬於崔非法也今可灼奉回籍調理之

旨再得

升遐後五十兩之

厚賚夫庸醫誤人者罪爲常人言也今不幸而在

至尊縱不加等而猶得揚揚出

國門從哲於此果毫無遺恨否夫

先皇帝實當大漸終不免有烏號之泣然人子



之於父母也雖加一日愈於已李可灼崔  
文昇實促之使

先皇帝早棄羣臣以去終天之恨何能自己又  
先皇帝德政月無虛日史不絕書乃

深宮之中煽處傾城當先巧逢狐媚蟲惑美  
疾滋毒男戎不勝再設計於女戎寶玉大  
弓賄鬻近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爲通國之  
人皆知之從哲身兼

國成獨不一蒿目耶從哲罪狀昭著通國飲  
恨從哲一人無足深惜遽膏斧鉞頗關  
國體然從哲原不愛名口誅筆伐甘心如飴  
無已姑如從哲所請曰將臣官階錄廢盡  
行削奪臣以爲從哲固德清人也導之出  
疆先於所往使自收其田里而老於菟裘  
既不失

聖主待舊臣之禮而亦薄示不與同國之義更



有一字之斧鉞以懼後之爲從哲者國法  
公議均得之矣

上下所司

史臣曰

先帝進藥始末甚明何得謂嘗試徼幸卽慎言  
亦自云

先帝實當大漸終不免有烏號之泣矣其意謂  
不以

先帝爲名則其罪不大不歸引進於從哲則無  
以罪從哲無以罪從哲則紛紛邪議  
竟窮於無所售嗚呼邪議售矣其如  
君父何哉

癸亥尙書黃克纘奏曰給事中薛文周謂  
臣有疏駁孫慎行叅方從哲庇李可灼臣  
實未嘗有疏但因吏部尙書張問達催臣  
具稿欲入疏會奏臣揭稿中有無偏私附



會當日所無之情敢於增加當日所有之情敢於隱匿則

先帝在天之靈實昭鑒之謂可灼係從哲汲引臣實未見

皇上當自知之爾時進藥情形本是如此有一

字欺蔽臣當萬死顧臣見惡于人久矣

大恩未報不敢望還故鄉乞

皇上削爲編氓投之嶺表烟瘴之鄉以爲人臣

不忠者戒

上曰卿忠誠任事宏濟時艱安心供職不得以浮言求去

史臣曰方紛紛會議時諸臣相持莫敢先發自克纘之言出而正論始伸於天下文周謂其偏私附會夫克纘而附會人也乃不於方張之黨入而於去國之輔臣哉至於自請削爲編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一  
十  
氓投之嶺表烟瘴之鄉其意忠其辭  
苦矣

六月戊辰原任大學士方從哲奏曰頃者  
尚書孫慎行輕信訛言誣臣進藥及傳封  
等事臣已具疏剖明業蒙

聖明洞鑒一則曰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一則曰這事情始末皆朕所知赫赫

明綸只此兩言而當日之情形與臣愚之心事  
已昭然無可疑矣不意慎行復出一疏求  
伸前說不勝不已夫以

皇上所目擊勲臣閣臣九卿科道諸臣共見共  
聞之事爲不足憑以閭閻捏造道路訛傳  
無蹤無影之言信以爲實天下有此理乎  
且據實會奏兩奉

明旨當日親見諸臣自能以公心持公論明白  
奏



聞仰候

宸斷臣之有罪無罪自可立定慎行不俟會奏  
再疏瀆陳其心必欲置臣死地而後快如  
此舉動

皇上以爲公乎私乎其人品心術邪乎正乎但  
念臣身受

國恩親承

兩朝顧命不能竭忠盡瘁致

明主於堯舜之隆乃於旣去之後蒙疑叢謗甚  
至以不克令終之名貽累

先帝卽此一端而負

國負

君之罪臣實無所遁矣伏望

皇上如臣前疏所請將臣官銜

恩命盡行褫奪投諸四夷以禦魑魅爲輔臣不  
能安



國家定

社稷之戒

上曰覽卿屢奏心跡已明朕知之

史臣曰慎行一疏未已再疏求伸挾私倖勝肺肝如覩至今從哲請投荒裔夫從哲而以荒裔請也迫於邪焰無復之矣一時之如簧不恤萬世之公議人之無良至此哉

庚午給事中薛文周奏曰臣前有疏參論樞臣黃克纘克纘辯疏於四事輕輕點綴但謂臣實未嘗有疏又謂臣揭稿中有無偏私附會是以已之所出者乃揭也臣職司參駁克纘會議四事疏亦當參揭亦當參然疏揭各自有體今克纘所謂揭者果呈

御前否如呈



御前則此揭當徑送吏部類齊奏

進爲何發抄今廷臣之議未集而克纘一篇

文字先布海內此爲何心伏祈

皇上

勅問克纘此揭果呈

御前否如呈

御前爲何僭用閣體如未呈

御前爲何發抄卽發抄爲何書奉

聖旨三字據實回奏

立賜處分至克纘䟽語臣不必再辯昔

皇上曾有

旨責克纘以忠孝而克纘平素所得意者政在

不忠孝今日會議固宜其有是論臣不知

克纘百年之後於

二祖

十宗之靈有何面目相見矣



上曰已有屢旨不必爭辯克纘尋具疏乞歸  
上不允

史臣曰文周與克纘所爭者大乃至  
區區辯䟽揭之體小人情態已窮遂  
狂悖若此矣

辛未御史安伸奏曰

先帝以不世出之主負大有爲之資一月善政  
直足千古惟以焦勞太過哀慟失節致成

虛羸尋至大漸卽其

召閣部大臣及科道諸官

諭以輔

皇上爲堯舜之君而天下大本已定矣獨是崔  
文昇屢以瀉藥進李可灼突以紅丸進事  
明有據罪斷難容卽借口於愛乎

君實無異於腊之毒則可灼眞  
先帝之賊



皇上之讎而凡臣子所不共戴天者也方從哲  
身爲首輔不亟討此賊而稟擬以回籍調  
理嗟嗟從哲何忍於忘

君父之讎而曲庇此么膺小吏哉必處崔文昇  
李可灼以死法而勒令從哲自請不恪之  
罪以謝

先帝若謂大臣以忠愛爲心可以不究

先帝得其正終不必尤人李可灼妖言惑衆說  
謊欺

君顧可令其保首領於牖下哉  
上令部院知之

史臣曰事須有實刑必當辜安伸於  
先帝致疾之因

憑几之情亦自了然謂得其正終不必尤人矣  
乃猶不欲可灼保首領於牖下何與  
壬申尙書黃克纘奏曰臣惟古今立



國惟此三綱五常三綱者君爲臣綱父爲子  
綱夫爲妻綱也五常者仁義禮智信也人  
生天地間無此綱常則

中國變爲夷狄人類變爲禽獸矣臣近見禮  
部尚書孫愼行疏論

先帝將晏駕時李可灼進藥事引春秋許世子  
止弑君欲以爲舊輔方從哲罪奉

旨着當時親見其事九卿科道官會奏臣以冢  
宰爲百官長自當具疏臣可無言已經數  
月適冢臣於

內朝房催臣會奏又差人送刻過禮臣閣臣  
諸疏催臣合疏又至臣寓催臣臣以事關  
會奏卽對

君父之語且將入會疏故語俱用奏疏體臣稿  
末原無奉

聖旨三字給事中薛文周急欲論臣意臣已上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一  
疏叅臣假借會議黨護姦邪臣具疏以辯  
一意乞休文周又上疏謂臣垂涎大拜不  
宜遽擬閣體以揭進

御前又謂臣揭當類送吏部奏

進何爲發抄臣觀今諸臣一疏一揭至纖至  
微之事無不抄傳臣所奉何等

旨意所議何等大典顧獨以發抄爲臣咎乎又  
謂揭末如何有奉

聖旨三字夫此三字乃抄報人妄加不惟揭帖  
無之卽滿

朝疏奏有自書此三字者乎皆不足辯但謂  
臣絕滅綱常昵私交而忘大義百年之後  
與

二祖

十宗何面目相見臣不得不就此事一發明之  
夫文周主禮臣之說引許世子不嘗藥以



弑君罪從哲臣竊謂其欲附于忠而反陷于不忠者以五常中無禮與信也凡春秋書法外國之君見弑則直書曰某弑其君如宋督弑其君與夷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是也內君見弑則諱其事而但書薨不書地書葬如魯隱公見弑于子翬而書曰冬十一月壬辰公薨魯閔公見弑于慶父而書曰秋八月辛丑公薨是也夫君弑不書正以臣子所不忍言胡安國所謂示臣子于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于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于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夫魯君果弑于其臣孔子猶且諱之况非被弑而可強名以弑乎卽許世子止之事乃外國事也孔子書以弑君左丘明爲素臣其書于傳曰夏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



夫瘡非速死之疾藥出于世子之手而卒  
在飲藥之日據事直書止將何以自解然  
公羊傳又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  
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猶  
以用藥偶誤得從末減今李可灼進藥罔  
效不無僥倖嘗試之罪而

先帝疾革呼問自有急迫求生之心而必欲以  
人臣之不嘗藥概坐爲弑則在

宮在官人人可論矣夫

先帝以天年終今已葬矣一月

御天千秋稱聖臣子不能歌誦盛德傳之無窮  
則亦已矣而強誣以見弑之名使之抱恨  
九原可謂有禮乎加以諱言之事且請速  
修

實錄貽笑萬世可謂信史乎大抵此時人心險  
巇巧于陷人徃徃立一大局使人投于其



中而不能出如

皇考未嘗不終于正寢而欲擠人于弑君之罪者直目之爲弑逆是同

皇考于漢質帝也

孝和皇太后未嘗被毆而權璫媚臣至以毆死播告天下是以

孝和皇太后爲許皇后也於事爲失實非信矣於

君父

君母爲誣詆大無禮矣無禮無信三綱淪五常絕矣今夫市井小民稍知禮義者其父母病偶爲庸醫投反病之藥而沒尙隱忍不欲告官恐被父母以見殺惡名爲子道虧臣懼薛文周方自蹈不忠無以見

先帝於地下不暇爲臣憂矣臣於李可灼明言其輕易進藥無所逃罪何嘗有所私庇而



文周恃勢妄言罔思臣子之於

君父當保全其令名信口污蔑誠不知忠孝二字何物伏乞

皇上爲

先帝雪此誣明以當日侍湯藥啟手足真情

勅下九卿科道中有經誼學術具議以聽

聖裁

上曰卿據見具揭以備會奏心迹自明朕知之

史臣曰克纘茲疏引經析義何直而核也雖聖人弗能易己公卿大夫須用有經術於是乃信秉禮者至以春秋之所諱橫加於考終之

令主謂經術何哉克纘欲令諸臣中有經誼學術者具議以聽

聖裁斯言足令妄引經者媿死矣

甲戌御史溫臯謨奏曰頃者禮臣因李可



灼輕進紅丸欲誅以弑逆而坐及舊輔臣  
若曰

先帝之速棄羣臣文昇誤之可灼促之也然此  
猶爲莫須有也臣所指鄭養性眞所謂亂  
之根本逆之渠魁貫此而問其他何異形  
之釋而影是誅乎故附會弑逆之讞以重  
千秋之疑而誣

先帝以不得正其終臣不敢也寬假弑逆之人  
以留千秋之恨而悞

皇上以不得全其孝臣尤不敢也伏乞

陛下大奮

乾斷將鄭養性罪逆布告

宗廟

社稷及中外臣民

立賜誅夷籍沒貲產以充兵餉

上諭已有旨



史臣曰凡諸臣求多于鄭戚者始焉  
以挺擊旣焉以進藥臯謨自謂

先帝上賓於進藥無與矣而又欲置鄭戚于法  
且籍其家茲何說哉

丙子給事中周希令奏曰臣奉

皇祖命

冊封在外復

命日去

先帝崩一月耳彼時臣猶在兵科日與當初

召對科臣楊漣共事所聞甚悉大都視道路傳

聞之言不甚懸絕其在今日亦有可以情

原有當以理斷者夫進用李可灼紅丸而

先帝崩方從哲身為元輔不當辯獨薦與同薦

但當悔悞聽庸醫殺人之故若以為有心

卽禮臣已先諒之矣此臣所謂可以情原

者也從哲之必不可解者當日不逮斬李



可灼而身請爲法受惡俟當日不表神靈  
陛下赦之善矣乃擬  
旨票去賜金旌賊此時已覺自悞而掩之欲蓋  
彌彰萬口難辯此臣所爲當以理斷者也  
今日惟立逮李可灼正法以謝  
先帝或赦方從哲死褫其職廕流諸裔土以明  
示天下萬世

史臣曰可灼進藥出自

先帝之召從哲何嘗辯與人同薦獨薦哉夫情  
理非有二途旣曰可原又云當斷弑  
逆何事豈容中立耶蓋姑寬其辭而  
實欲陰中其事可謂險狠之極矣

丁丑給事中汪慶百奏曰李可灼進藥一  
節吏部發冊科道建議言人人殊然皆云

奉

旨會議則非也



明旨惟着當日親見諸臣據實會奏耳夫小大之獄未有衆證不到而可招詳評允者今許世子趙盾古律也進藥新案也慎行從哲兩造也而當日親見各官不啻衆證也事關

先帝之終

皇上之始

先帝果繇可灼賓天可灼果繇從哲進藥此其本末非親見莫能悉春秋許世子以不嘗藥趙盾以不越境不討賊筆之聖人至今議者猶爲紛紛况以新案傳古議乎且當日比肩諸臣不聞阻其進且甘同其賞非慎行此疏將終存而不論耶既有此疏乃欲集議于事外之人以定此公案不知前日自處謂何今日奉

旨又謂何尚書張問達黃克纘皆親見人也臣



按當日二臣外有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  
韓爌見在班行皆

顧命元老豈肯爲賊黨竊謂四大臣者斷宜遵  
旨自行據實會奏臣等執白簡爰書從其後則  
綱常可明議論可定天下萬世可質矣臣  
能議者

神廟實錄臣知其止于仁

光廟實錄臣知其止于孝享國不同考終無異  
弑逆之名臣何忍聞臣不能議者乞

勅四臣據所見聽

皇上處分

史臣曰進藥一事

明旨令當日親見諸臣據實會奏議則非奏矣  
人人得與其議則未必皆親見矣淆  
亂益多主張蓋少畏禍者多進心之  
辭嗜進者開尚口之竇豈非倡議者



之罪哉慶百之言是矣而不免一麾  
以去忠直之士更安所關其口乎  
庚辰給事中方有度奏曰李可灼進紅丸  
一事關係

皇考

聖躬方從哲身爲首輔不能討賊反行賞姦禮  
臣所謂縱無弑逆之心卻有弑事此實錄  
也黃克纘言官信口一疏或亦別有所見  
至引父母爲庸醫誤弑一段而含忍者爲  
孝子以首告者爲薄惡夫克纘信以爲人  
子之心能若是愬與率天下而爲亂臣賊  
子者必此之言

史臣曰克纘前疏辯紅丸已明茲疏  
諸語盖借喻恒人大要謂不宜加父  
母以不善終之名耳豈真謂父母實  
有是事而爲人子者當諱言之哉



甲申給事中傅櫬奏曰君父之義無逃於兩間是非之公將垂之萬世故天下有冒不韙之迹而實無不軌之情先帝

宗廟

社稷之身先壞於崔文昇之泄藥繼迫於李可灼之紅丸夫

會典御醫進藥極爲周密豈但慎疾實以防微文昇以鄭氏之黨執醫官之役且投攻寇之劑長安道上盡有耳目豈從哲胷中獨無肺腸哉且李可灼之藥果否紅丸烏知續命之金丹非戕生之鳩毒何信可灼之深也今一則蒙肆

赦以還京一則徼

殊恩而歸里從哲蓋見事已大差禍將及已姑謬許爲臣子迫切之情以開自恕之門天



下萬世將誰欺哉進藥一事誠無所解然  
弑逆之事談何容易

先帝卽不幸龍升中外臣民羽翼已成從哲欲  
何爲乎蓋從哲骨誠甚脆膽則不粗不能  
建不世之勛亦不能作非常之事爲今日  
計文昇當磔可灼當遣而從哲則有褫奪  
之法也

勅諭史臣除其弑逆之名寬以亂賊之罪則人  
情天理無不愜適旣可釋疑于徃自可徵  
信于來茲矣

史臣曰櫬謂弑逆之罪談何容易是  
也乃云文昇當磔可灼當遣而從哲  
則有褫奪之法何與然能首發汪文  
言魏大中左光斗之姦則深有足多  
者



三朝要典卷之十二

紅丸

乙酉御史徐景濂奏曰頃臣攝修

光廟實錄先是禮部尚書孫慎行疏叅舊輔方從哲據李可灼紅丸爲弒逆罪案臣惟今日論從哲最喫緊在弒逆二字須辯其真不真耳真則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甯止議削而議奪不真則天地鬼神猶嘿鑒



之誰敢殺人以媚人夫天賦其命孰能  
皇考期月燮懿共誦

萬年天子只緣體弱兼以哀傷當其召見文武  
囑輔

太子爲堯舜君蓋已自知無起色矣不虞

賓天之期適值飲藥之後攀號無從不得不歸  
咎不嘗之藥么磨可灼安所追三尺僅僅  
奪俸回籍乎哉噫太縱咎不以不誅姦之  
義從哲當自心慄而必曰薦醫進藥有弒  
事焉匪重誣舊輔也正輕誣  
先帝也夫紅丸之卽利刃臣何敢知第想當日  
同受

顧命鵠立藥臼之旁匪一從哲也見而知者有  
英國公張惟賢在有閣臣劉一燝韓爌在  
又有部院臣周嘉謨孫如游李汝華黃嘉  
善張問達黃克纘在也以爲毒乎羣疑之



當必有抗顏力爭而何以闐然亡語以爲  
丹乎羣信之亦必有未達致慎而何以耦  
俱無猜毋亦勢處彌留主與臣交迫于回  
天之望乎愛則同心過則亦同悞弑逆大  
惡誰甘獨承豈

顧命諸臣皆忘君皆不討賊而望居宗伯獨抱  
孤忠耶臣舌可剉臣心不可死萬萬不敢  
以受鳩謗

先帝以弑逆寃舊輔臣而結媚禮臣也  
光廟實錄旣已闢館纂修今慎行䟽經會奏是  
非當聽之公評而權攬總裁筆削或疑其  
私臆願

皇上慎重鉅典

勅下閣部再加酌議盖有弑逆而護弑逆則護  
者爲亂賊攻之者爲眞忠義無弑逆而捏  
弑逆則捏者非忠義爲所捏者豈眞亂賊



以好德考終之

聖而書之曰弑視

先帝何如主視

陛下何如主借

君父之大變洩臣子之私讎欲加舊輔以不忠

之辟橫汙

先朝以不美之名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仍祈

皇上特諭纂修諸臣矢公矢正無寬姦邪無輕

言弑逆以傷

主德以玷國史

史臣曰夫史以傳信考之前俟之後

靡有愧焉人臣假

君父以圖其私既欲欺天下且欲欺後世嗚呼

天下後世其可欺哉景濂茲言足砥

一時之狂瀾矣

給事中沈應時奏曰



皇考賓天之事四海臣民之疑有自來矣前有  
張差之棍其事甚顯而以風癩二字結案  
後有崔文昇之藥其情甚隱而以薄罰示  
辜至李可灼非

御藥供事之人也胡爲乎有紅丸之進乎竊  
謂鴻臚與醫院原自分職大漸之藥物豈  
可雜投以

君父爲漫嘗以

深官而得進所云大不敬孰大于此可灼罪  
不容死夫復何辭戎政尙書黃克纘會議  
一揭稱與閣部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繼言閣臣先嘗使可灼進  
藥藥乃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爲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夫克纘之言實是  
先帝上仙之促明以不能受之藥促之也此實



可灼死案之一證也克纘爲  
顧命之臣又司寇之長設與輔臣從哲討輕易  
進藥之罪將崔文昇李可灼並寘之法安  
得四海臣民懷疑至今乃當時不特不寘  
之法已也公膺小吏徼回籍調理之  
旨又冒無功厚賞人情鬱鬱不平凡有忠孝之  
性者無不爲之髮豎大抵是案也在李可  
灼有應得之罪在崔文昇有未盡之辜在

輔臣當聽之公評在

皇上當斷以公義一時之裁斷定萬世之實錄  
昭矣

上曰李可灼已有旨會奏議罪不必紛爭

史臣曰應時之罪可灼以藥物之雜  
投

深宮之得進夫

先帝大漸



傳諭至再事非無因藥亦不容不投至其牽連  
挺擊湊合文昇則又附會之常態諸  
姦之嚼餘矣

給事中薛文周奏曰臣見尚書黃克纘辯  
臣疏不達春秋討賊復讎之旨偏執經義  
淆亂信史娓娓數千言臣何必屑屑與辯  
唯是克纘向以賄縱盜庫之獄與舊輔方  
從哲首尾作姦比周爲黨以故今日倚恃

奧援顛倒公論欺

君害國無所顧忌克纘向日旣與從哲朋姦今  
日不得不爲從哲護法

上諭已有旨令下所司

史臣曰春秋經中之史克纘前疏發  
明經義立萬古綱常之極文周乃詆  
之爲偏執夫執經而亦可爲罪案是  
必不學無術蔑視綱常者爲有功矣





原件短缺

P7



又何怪其言之悖戾乎至謂克纘以盜寶一事與從哲表裏爲姦又何其橫詆而無忌也蓋至是文周之說已窮欲借端以發而諸臣被誣之狀反不待辯而自明矣

丙戌給事中沈惟炳奏曰會奏之

旨謂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今在

朝親見者豈止克纘一人胡不姑俟會奏而

急急獨鳴是誠何意克纘所發抄者是揭非疏似矣但此時各衙門各出所見以聽冢臣會奏誰無議單誰曾揭出發抄者而克纘獨揭抄傳又誠何意嗟乎一時之私黨可護萬世之公道難欺惟乞

皇上力主真情實事明白

宣示史館使直筆一時傳信萬代則羣疑一渙

辯駁永銷



可支而蕩以暴下之劑爍以純火之鉛  
先帝所以彌留而不可起也其跡甚著何以迄  
今未奏也然則張差崔文昇諸人所謂  
先帝之賊也要使孔子而作春秋定首罪必罪  
在不討賊之臣何也春秋書趙盾爲弑惟  
以其不討賊也不討賊何以卽名爲弑以  
盾爲正卿也傳曰深責執政之臣然則自  
乙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討賊者誰  
甚晰也何以迄今未奏也且非獨不討而  
已酬可灼以賞獎可灼以忠愛寬可灼以  
罰俸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者代爲委  
之于

先帝之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膽  
所羽翼之

元良數十日深山窮徼所謳吟之

堯舜一旦戕于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而



護之從哲真無人心者何以迄今未奏也  
春秋之法誅意謂惡莫憐于意也闌入  
慈甯非張差之意固卽國泰之意也投劑益  
慈疾非崔文昇之意固鄭養性之意也而執  
政者何又不以問也春秋之法誅賊必誅  
夫賊之所恃今造意者何所恃黨賊者何  
所恃恃從哲也不必紅鉛之進出從哲之  
意而從哲已爲罪之魁也何以迄今未奏  
也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備崔文  
昇之逆不遡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  
方從哲之罪不叅之三案不定不悉崔文  
昇之情罪宜不下張差而李可灼次之如  
是而  
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所以自處者可以權  
衡其間矣何以迄今未奏也



先帝之非受鳩易明也可灼文昇之無與于挺  
擊亦易明也挺擊之爲風癩亦易明  
也唯以三案爲一案則難于明耳夫  
三案原非一案而必欲徃之爲一案  
深文以誡之多方以中之至于謗訕  
君父而不恤尚可謂有人臣禮乎

己丑給事中彭汝楠奏曰議者僉謂可灼  
罪不可赦文昇之罪浮于可灼尤不容道  
盖可灼進藥在

先帝彌留之日當時

面召閣部諸臣語及山陵等事勢已岌乎其不  
可支矣可灼市井小人徼倖富貴以

萬乘之尊輕爲嘗試幸而成則揚揚得意不幸  
而誤則身膏斧鑕固其宜也當事者又從  
而優賚之自貽口實亦何怪人之議其後

乎然謂



先帝之崩盡繇可灼致之則情理固有可原者  
若文昇之進藥則異是當

先帝御極之初精明強固起居無恙萬目共睹  
曾幾何時遂致危篤則文昇之師心用罔  
補泄失宜明明陷

先帝以不起之證致可灼因之以誤乘誤終成  
崩殂兩人之罪均不容誅而文昇其魁首  
矣彼時科臣發明

聖躬違和一疏豈逆料有倉卒之變哉臣聞  
君父之讎不共戴天

皇上之於

先帝親則

父尊則

君豈其終天之痛甫閱歲而忘之乎

上曰

皇考在日親傳在青宮得虛疾輔臣爨等在前



皆知如何說

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新進小臣不諳事體始從  
輕罰俸三月

史臣曰謂可灼情理可原是矣乃謂

先帝御極強固以文昇補泄遂成不起不知

青宮素恙哀勞成疾卽一時諸臣累疏自明

奈何以此罪文昇也

明旨煌煌眞足解天下萬世之惑矣

壬辰大學士韓爌奏曰臣自丙辰秋備官

講幃伏覩

先帝和粹之資溫文之度與諸臣欣相頌慶至

已未秋傳聞感冒靜攝尋值

皇祖考妣相繼大喪比泰昌元年八月一日

卽位十二十三日

御門諸臣覩

聖容癯減以爲勞毀先是初十日後聞御醫診



聖容視閣揭問安二十四日臣與輔臣劉一燦  
入閣辦事時有鴻臚官李可灼來閣云有  
仙丹欲進從哲愕然出所具問安揭中有  
進藥一節宜十分慎重等語臣等深以爲  
然亟諭之去二十七日

先帝召見閣部諸臣

諭云朕在東宮感冒調理未痊節遇大喪悲傷  
勞苦朕不用藥已二十餘日時

皇上侍立承

旨諸臣叩首出二十九日臣等視篆冊寶司禮  
兩內監在詢知

先帝疾大漸內監因云有鴻臚寺官李可灼來

東思善門具本進藥從哲及臣等應以渠云

仙丹便不敢信是日仍

召見諸臣問安畢

先帝答語多效逆因云不如此便好了已傳



冊立  
皇貴妃等諸臣以

冊立

東宮對

先帝因顧

皇上命臣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

壽宮臣等以

皇祖山陵對則自指云是朕壽宮臣等對以

聖壽無疆何念及此

先帝仍云要緊要緊因問有鴻臚寺進藥從哲

奏云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信

先帝卽命傳宣臣等出移時可灼至同進診視

奏言病源及治法甚合

先帝喜命進藥臣等復出令與御醫各官商議

良久輔臣一爆語臣其鄉兩人用此損益

叅半臣與諸臣相視實未敢明言宜否須



史呼乳嫗至

先帝趣和藥臣等復同入可灼調進

先帝服畢喜曰忠臣忠臣臣等出少頃中使傳  
聖體服藥後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懽躍而  
退比申未可灼出臣等詢之云

聖上恐藥力稍歇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  
乃傳趣益急因再進訖臣等急問再服後  
何傳可灼云

聖躬傳安如前此本日自午及申事也次日臣  
等趨朝而

先帝卯刻上賓矣痛哉方

先帝召見羣臣時被衮憑几儼然顧命

皇上焦顏侍側臣等環跪傍徨操藥而前籲天  
以禱臣子到此憾不身代凡今所謂宜慎  
宜止者豈不慮于心實未出于口

龍馭上昇臣民哀慕搶地呼天凡今所爲致疑



致憤者不惟不忍出于口抑且不以萌于  
心伏念

先帝睿聖夙成慈仁天植臨御僅以旬月而恩  
膏被于垓埏爲臣子者宜何如頌揚何如  
紀述而值

兩朝鼎湖之遽屬四海喪考之悲卽禮臣忠憤  
之激談與遠近驚疑之紛議不知謂當時  
如何情景乃進藥始末實是如此若不詳

剖直舉非命之凶稱而加之好德考終之  
聖主恐

先帝在天之靈不無恫怨

皇上終天之念何以爲懷先臣拱謂不忍

肅皇抱不白之寃于天上留不美之名于人間  
真天地古今之大變者又再見于今已臣

是以據實陳奏臣愚一字一句

皇上所見所知渙發



玉音諭告中外俾議法者勿以小疑成大疑編  
摩者勿以信史爲謗史

先帝融朗之令名

皇上光揚之大孝正終正始永世有辭矣當日

親見大臣宜同臣言

先帝陟降庭止實鑒臣言

上曰覽卿奏事情甚明已有旨

史臣曰當進藥之時從哲與爌同事

爌據所見備述始末足破盈庭之論

矣使能終守茲說豈不足以維持公

道砥柱一時而奈何爲羣姦所顛倒

也噫

尚書張問達奏曰禮部尚書孫慎行與左

都御史鄒元標先後叅論舊輔臣方從哲

俱有辯疏亦俱奉有

明旨臣以事體重大不敢不實不敢不公故刻



三臣原疏送各衙門通覽并令各出一議單以彰至公始敢復

命當日臣等同赴

宣召共候

皇考

聖躬與寺官李可灼進藥之始末已一一于會疏中據實奏之母容再贅乃臣舊共事今見在者止二三臣而在內則各衙門諸臣

有衆聞見今已各有參論之疏

旨下臣部與各出之議單送臣衙門故臣會奏并另總一冊隨奏封上

御覽此臣爲國家大事慎重秉公以公奏報

君命卽各衙門亦云非會同在內九卿科道官所議之單集衆論以俟公評何以服一時

又何以服後日臣何敢以會奏故爲推諉正臣所以遵會奏之



旨也此各衙門之所共知也惟是臣隨輔臣與諸臣共候于

宮門內見可灼進藥未能力議止其罪同則

所以候處分者亦宜同敢不自陳而引罪  
嗚呼

史臣曰進藥情形問達目覩最眞身  
爲冢臣第從實從公爲一剖白自可  
息邪說而破羣疑乃奉會奏之

旨而擅更爲會議寄是非于衆口委黑白于道  
旁方自謂慎重秉公而非屬推諉夫  
推諉孰有大于此者乎蓋問達工爲  
規避之術陰陽時局冀以自全此固  
其恒態矣

癸巳吏部尙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尙書汪  
應蛟等官奏曰竊惟

國家有不可不正之綱常有不可不飭之法



紀然必法紀飭而後綱常正必綱常正而後吏錄明禮部尚書孫慎行疏論舊輔臣方從哲從哲有辯疏都御史鄒元標繼以疏論從哲又有辯疏此事于

國家重有關係且仰奉

明旨命臣等據實會奏并議李可灼輕易進藥罪臣等謹以三臣論疏辯疏送各衙門觀覽又于邸報查當時九卿禮部科道等官諸疏并類送覽仍會各衙門各出議單以彰至公其各衙門送到議單并疏奏本內不能盡書另彙錄一冊隨奏封進

御覽臣等據各衙門叅疏及各衙門議單叅之衆論證之當時情實會奏上疏慎行首論乃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至奉

皇考宣召英國公輔臣及九卿科道進



皇乾清宮候之丹墀輔臣與臣等乃共言可灼  
進藥多言不可進或言可進俱慎重未敢

決又

宣臣等進

宮內跪于

御榻前問

聖躬安奉

皇考諭朕以哀傷勞瘁感寒身甚虛弱并

諭壽宮留心

諭臣等輔我

皇上爲堯舜隨問寺官李可灼在何處趨

召至

御前視疾啟進紅丸

皇考意欲進藥取奶乳和藥可灼和之以玉碗

進一丸少頃又問進一丸至申又問

聖躬安



諭服藥後少出些汗身覺溫熱就寢此進藥之  
始末英國公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  
者是時輔臣與諸臣視  
皇考之疾爲我

皇考乞保安急迫倉皇悽然共切弒逆二字何  
可忍言在諸臣固諒輔臣無是心卽今禮  
備丑臣之疏內語意亦已相諒但以我

皇考調攝慎養之身凡藥不可以輕易進可灼  
妄意進之輔臣從哲未能力議止九卿與  
輔臣并候于

宮門內亦未能力議止臣與諸臣均有罪焉  
至于可灼之處分人又以票擬罪從哲可  
灼進藥之後適會我

皇考賓天大漸之期中外共痛之恨之臺臣王  
安舜等疏叅重處卽應重票乃先票罰俸  
繼票養病養病去則失之太輕失之輕故



卽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  
灼何以慰恭重或明敷重粟已次粟  
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于辯疏後皆自認  
其罪自乞削奪期以自白其心而并冀以  
釋中外之疑也卽臣等亦云輔臣欲白其  
官心釋其疑似應如輔臣自陳請之疏爲法  
而任其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爾然  
而非臣等所可議也夫李可灼非醫官也  
非知脉知藥者也一旦以紅丸輕進希圖  
非望之福而

龍馭上昇攀號無及可灼罪勝誅乎應卽  
勅行該省撫按官拏解可灼于法司究問如何  
輕易進藥以正刑章若舊

聖濟殿提督太監崔文昇當

皇考哀傷感寒之時聞進大黃涼藥罪亦當誅  
可灼輕進紅丸文昇何不詳察此藥與



皇考疾合否應進否臣等謂進藥何等慎重文  
昇在左右乃寂無一言議藥具奏身膺提  
督太監謂何文昇之罪又在可灼上矣法  
應

勅逮文昇于法司從重究擬與可灼並正典刑  
是以三尺除二惡肅法紀而洩公憤因以  
扶綱常于未墜中外之疑庶可以釋輔臣  
之心亦可以自明矣禮臣與憲臣以忠憤  
之心發慷慨之論臣等會多䟽具奏亦合  
各衙門之議定天下之評嚴懲創于旣往  
垂警戒于將來臣等爲

國是爲

國祚計慮敢不從公而從實哉況

史館已開

實錄之成在卽又自有纂修執筆之臣定其衡  
焉昭然日星以俟之千秋萬禩而已毋庸



臣等贅言爲也伏惟

聖明垂鑒

上曰

皇考違豫原因虛弱朕與各官親聞

聖諭其進藥亦只求安好各官並無人阻止但  
李可灼素不知醫希圖僥倖委應重處舊輔  
方從哲票擬失于太輕然心迹自明豈容輕  
議你每說他諸事遲緩姑息優游致邪佞亓  
詩教輩把持朝政責誠難諉朕念

兩朝舊臣輔政歲久事關國體不必苛求其李  
可灼着該省撫按官拏解法司究問正罪崔  
文昇仍發遣南京此事紛紜多日今處分已  
定以後大小臣工都着平心和氣各修職業  
共濟時艱不得牽纏瀆奏再生事端

史臣曰冢卿爲百官長方奉

旨會奏時但據親見情形明白入



告紛紛議論見覲自消乃以狼顧之心開鴟張

之竇大樹同異之幟橫開向背之門

欲親見而見原未親冀釋疑而疑乃

滋甚聚訟興戎莫可底止則會議一

節階之厲耳其罪可勝言哉

尚書汪應蛟王永光侍郎陳大道李宗延

議曰

先帝以哀思勞劇致虛疾崔文昇故進下藥勢

遂不起卽

升遐未必盡因李可灼之紅丸而紅丸亦實促

之况藥物不必呈方咀片不必檢明違進

御之舊章啟姦宵之陰竇將有不必要者文昇

以故論可灼以誤論從哲實薦可灼是以

有回籍之

溫綸有銀幣之厚賚揆諸許世子之爲法受惡

將無以自解矣

王永光後與輔  
臣韓爌定有  
當志逆崇也  
先撥志始列  
逆崇漏網中



帷幄舊臣卽不忍加誅斥似宜聽其自請盡

還

歷朝恩命官階遠歸故郡列爲編民若崔文昇

李可灼司寇有常刑無容緩矣

史臣曰當可灼詣閣自獻之時從哲

却之未嘗薦也應蛟等謂

先帝升遐未必盡因可灼之紅丸矣而猶諄諄

然辨從哲之薦茲何說與

侍郎張經世陳邦瞻議曰職聞太史公云

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人臣而不知

春秋之義者必蒙弑逆之誅被之空言而

不敢辭繇今觀之則舊輔方從哲進藥之

事是已

先皇帝卽位之初以勤勞感疾自崔文昇故進

下藥其勢已革不必以紅藥而致大故也

紅丸之進從哲與可灼方僥倖萬一之回



春豈其包藏禍心敢爲弑逆而其罪實有  
不可解者夫藥物進

御必院官呈方傳示咀片一一檢明此其中蓋  
有深意若令外廷之臣得進不可知之藥  
安知莽冀鳩毒之謀不得陰行其間故進  
紅丸而效尙爲從哲凜凜寒心而矧

先帝升遐適與藥會乎比之春秋許世子之義  
從哲其何辭焉世子雖殺身以自明尙無

逃隻字之斧鉞而從哲方恕人之罪以掩  
己之咎益爲誅心者所不赦矣總繇不知

春秋之義故至此故曰以天下之大過予  
之則受而不敢辭亦可哀也已今世道清  
明公議昭著禮臣憲臣二疏俱是萬古鐵  
案亦不待青史董狐之筆而姦黨已奄奄  
若泉下人矣至于引經斷獄明正典刑自

有



朝廷之大法在非職等所敢與也

昔泉 史臣曰經世邦瞻既云可灼非包藏

染衣 禍心奈何又謂從哲罪實不可解乎

即公 許世子以不嘗藥自殺謂瘧非速死

文 之疾也

先帝不豫時之光景何如而可以許世子事例  
之乎春秋之義果安在耶

三朝要典卷之十二



